

經部

詩纘緒卷十六

元 劉玉汝 撰

大雅四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藴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

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首章不言旱惟先舉天象之為旱徵者言之起語法也此詩惟此二句為詩人之辭王曰以下至篇末則皆詩人述王訴天之辭必述王言者言心聲也舉其言則尤可以見其心此正詩人用意善詠也何辜今之人而天降饑饉見王此憂為旱災之故見王素憂

民故遇烖而懼見王言民何辜則罪在巳此四句兼蓄數意而一篇大旨皆不出此作詩有綱領此篇尤可見靡神不舉亦以總後章反覆申言皆見宣王憂意

二章而下始言旱每章各以旱甚起辭見王憂旱切切之心此篇言神皆尊天親祖然後及羣神故首章既以神統言此下申言即先郊後宮以尊親為序至下先稷後帝以尊親為序盖郊承前言天順説稷承

上言宫覆説文法也稷欲救而不能親也上帝不臨尊也何為當我躬而見此反已自省也

三章皆以一句形容旱勢如霆如雷憂畏之甚如聞雷霆怒也胡不相畏謂豈可不相畏乎盖無民則無已無已則先祖之祀絶矣此章憂民之意孟子言之盡矣

四章則以三句形容旱勢承上章天不我遺之意言已身無所容將死無所仰羣公先正既不我助而父

母先祖其忍予乎羣公遠先正疏故不能無怨父母先祖親故以恩澤望之皆憂無所措之辭

五章則以四句極形容旱勢羣公先正不特不我助而且不我聞昊天上帝不我遺故不肯俾我得遯也

上章形容旱勢已極故此只言旱甚而意已至

六章承上言天既不俾我遯故我盡心於此而不敢去復反已自省所以致旱之故意者今日之祀雖無不舉無乃平日為農而祀者其有缺乎然祈年方社亦

未嘗敢後也雖上帝之尊不即見度然我敬神如此宜無怨恨也隱然不敢必於天而深有望于神矣前所言祀皆為旱禱此言孔夙不莫故知指平日之祭首章言神莫我聽而於后稷曰不克謂欲救而不能於羣公先正則怨其不助疑其不聞於父母先祖則望其不忍至於上帝則曰不臨曰不遺曰俾遯曰不虞蓋祖親猶兾其相親帝尊不敢望其下監畏之之甚也故後二章惟瞻天而訴之耳亦統於尊之意也

七章言不特已憂百官爲救旱之故不暇他務諸事紀綱爲之廢弛此以事言鞫疚而下皆以心言上下憂民之心如此然猶不敢自謂可免也故呼天而問焉曰如何而聊賴乎可見憂之至矣

末章起語變文以結嘒星與首章雲漢意同此則爲宣王之辭也庶正羣臣也羣臣皆爲民憂儻得雨以安民則羣臣安矣然而不可必也故又呼天而訴之其憂之甚如此見宣王憂民之心無已也無棄者無

禁止也宣王自述其戒羣臣之辭也

周以荒政十二救萬民今宣王遇災而懼詩人不述其救民之政而徒述其事神之事何也曰不修其政而聽於神古人不為也況宣王中興有志復古而有是哉蓋雲漢專述宣王憂民之心而人之心尤於事神而見其誠故特舉事神以見宣王之心又況心者政之所由出古之為政者必先民而後神舉事神之心而先民之政可知矣此所以不言其政而言其心

且不獨此也於羣臣而亦以其言故曰無不能止盖宣王之心在民羣臣體王之心以憂民憂故舉羣臣憂民之心而宣王之心可見矣然詩人不為已辭以美之而乃述王之言盖以已之言述人之心不若即其人之言尤可以盡其心之精微凡此皆詩人善詠之妙不可不知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

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

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山川靈氣降生賢俊而嶽又山之最尊者舉大嶽詠賢臣辭事既稱而申伯先世世奉嶽祀以嶽起辭於申尤切故此詩此起非泛論也傳謂甫甫侯也則甫國侯爵也又云即穆王所命者如此則古人也又云宣王時人如此則與申伯同時人也然傳先言古人

後說時人意必有所在竊謂當從先說蓋申甫四岳之裔甫侯穆王時已作呂刑此詩推本大嶽所生故先甫後申以見申伯所出之同蓋甫侯為侯國為王官皆當任藩宣者故特於首以甫申並言若以為同時人則此詩先甫後申必甫於同姓為尊又職任非小何以其名不傳乎嚴氏以為仲山甫然仲山甫乃字也不當以字與國並言又蒸民必稱仲山甫未有以甫之一字稱仲山甫者其說不通矣然其必以甫

申並言者盖作詩詠人之法有發端以二人同姓或齊名或同德者引起至下却轉入本人而專言之如下武首章並言文武下文却從三后轉入武王作詩起語之體有如此者作文亦然

次章乃專詠申伯惟以亹亹二字見其美至末章方語其德之詳于邑于謝便見申伯出封大略即此詩所由作之題目詩有綱領此類可見下文乃敘出封之事皆詩之體也南國是式為法於當時也世執其

功可傳於後世也此詩言王將封申伯而先定其居宅然上纘其事中式于時下傳子孫宣王分封始終大意可以見矣

三章提起王命重述爲式而并及賜命已見宣王尊敬勤厚之端而下先言作城授田者蓋邑有居田有賦然後家人就國而各有安養也功𤼵定宅作城徹田而言總舉前功以發揚後説蓋前止言其定宅作城此下將言王錫遣餞行之盛故此極形容其城新

居遂召伯告成而後王錫遣也
錫遣同一事而異章故長篇有章斷語連者我圖爾
居四句王命申伯之辭不可盡述故後二句止述其
意此述言之法也保蕭世執式是言
遄謂離岐還謂還鎬蓋先已營謝而王猶留之至錫
遣則離岐而信行矣故王餞之于郿既餞而王又留
之故傳曰數留至是還鎬而南行則誠將歸謝矣其
信遄也王親至郿而餞之其誠歸也王命召伯斂賦

稅備委積而使其行無阻滯焉宣王情厚而禮備如此詩人欲見此意故每事必稱王至命召伯亦稱王蓋重召伯所以重申伯也若營謝事首尾稱召伯蓋司封雖其世職然營謝不勞而成觀小雅黍苗可見故於此并美召伯亦所以美申伯也

述周人喜而相告之辭如此見申伯出封甚合天下之公論入謝而深係國家之倚重至於語德則前章惟見其畧末章乃明言而詳說之蓋首舉其職此舉

其德次畧舉德此說其詳惟其有是德故有是聞惟其有是聞故詩辭孔碩而聲肆好見德業詩歌事辭俱稱凡作詩贈人必其德足稱詩詩足紀德乃可見自稱其名自美其詩明舉其人則人知其詩非苟作而可以誦詠興起亦所以增其人之重也後詩烝民亦然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

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

鍚鈎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

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梁山韓國之鎮又經禹治則韓之國望尊矣道舊説謂韓侯由此道而來朝傳不釋愚謂上承禹甸則此道當為潧上川上之道路舉道則溝洫潧川之修可知故此言道路之明則韓之地利治矣首三句言韓之山川土地乃其傳之先君而世守者故與下文纘

戎祖考對言之王親命之見恩寵之隆也諸侯之土地雖傳之先君必得王命乃敢有其地故言親命以為韓侯之榮無廢朕命而下述王親命之辭謂當無廢王命而存心以勤又當敬以居位則朕命定矣言由是不廢故朕不易不易即抑所謂定命也又言爾當正不庭之國使之來庭則有以佐爾之天子矣勤敬治巳之事餘不庭正人之事正巳而後能正人皆奉命佐王之所當修者也王必告戒之者見韓侯職

業之重而王任倚之深也此王親命之辭意而必備述之者亦所以為韓侯光也

次章言韓侯始來入覲之禮無違既覲而宣王錫予之物甚厚覲禮始末此章方見蓋詩人以王命為重故于首章先言之至此乃備其始末也淑旂與玄衮對言旂章衣服也簟茀與鉤膺對言車馬也鞹鞃二句又言車馬參錯重複以見其盛詩有此體初無别義也

三章既覲而歸出祖餞飲而覲禮畢矣顯父賢臣鼈魚嘉殽筍蒲美蔌車馬厚贈籩豆盛陳而禮意勤篤矣胥訓相則侯氏指同時來覲而與於餞者若作語辭則侯氏指韓侯

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氏族之尊貴也迎于其里而車百兩禮儀之整備也諸娣徐靚而衆多則女子之賢可知爛其盈門送車亦百兩也古者送迎車百兩不顯爛盈言車馬光輝而盛多也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者喜韓侯有此善居韓姞居之而安樂也上章言韓侯取妻得婚姻之正此章言韓姞歸韓得内助之樂韓侯有以正家矣家正而後可以正國故末章乃言治國之事

韓國完大之城郭昔者召公之所營者先祖之所居也因韓國之土城而為百蠻之長者先祖之所受也今王又因其先祖長百蠻之故錫以追貊之地使奄有北方之國而為之長大其土宇重其職任而恩寵

益隆矣又使修其城池以防外患正其經界以養國人薄其貢賦以懷蠻貊北國之遠人其所以為韓侯之謀者固具備矣為韓侯者當如何念先祖之迹體宣王之心有其所當有而為其所當為豈在他求哉寓諷切于詠美之中託深意于不言之表所以為結也蓋韓侯雖賢非申伯仲山甫之比徒以頌而不以規非所以語韓侯也故戒勉之意具舉于首章而默寓于末章云赤豹黄羆亦謂獻其皮舉皮字于中間

文法與假樂自天申之句同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水盛之時武夫順流而下不安徐而鋭進者為淮夷叛而來求其服也發陸出車旗旐精整而亦不安徐而鋭進者為淮夷叛而陳兵伐之也水陸繼進兵行神速意欲疾行深入出其不意使淮夷破膽而不及謀則自來歸服爾此召公用兵之法詩人即其

實而述之亦可謂知兵矣先言來求後言來鋪蓋本意惟欲其歸服非事殺戮也

次章言江漢水盛武夫勇健而曰經營者非事殺伐而惟欲其來服可知既而不血刃而淮夷服不旋踵而武功成於是四方平而王國定矣時燕王國四方言蓋宣王之心惟欲天下皆安其用武於江漢非得已也若四方未平則王國未定命將行役亦未能定四方既平則王國庶乎其定矣四方平王國定當時

靡有闘爭則王之心烏得不安乎輔氏曰宣王以天下為心而召公能以王之心為心斯言得之矣淮夷既平即江漢之滸而命召虎使之闢四方之侵地正我周之徹法且謂非欲病民非欲急民惟欲其來取法于王國而召公復能體王之心遂疆理之至於南海而徹法之行遠矣盖淮夷既平用餘威以復侵地侵地既復而徹法即行事體相因故乘機順勢遍治其事而一時皆畢大臣立功不苟安于小成如

此且用兵不勞而遠夷服行徹不擾而南土正用兵則以神速致其自來歸服行徹則以匪棘致其自來取法緩急異施而成功則一於以見召公不特精於治兵而且長于治民全德如此宜成功之易而速也此詩所指四方本指南方詩既言之毋以辭害意可也凡在王畿之外總謂之四方又當時四方惟南國是視其經營南方者所以經營四方也南方平則四方無不平矣故繫以四方言南方若必欲分析之則

鑒矣

四章述宣王初命穆公初伐時策命之詞欲其來旬來宣而以文武召公爲言者以召公佐文武之事綮勉穆公固足感發況召公嘗布教於南國使江漢純被文王之化於穆公旬宣江漢之事尤爲親切既以世績相勉復以新功相期宣王可謂善命矣

五章述淮夷既平之後策命之詞爵人于廟常典也此往岐周文王之廟從乃祖受命文王之所者蓋昔

者召公布敎江漢而受命於此穆公復能成功江漢而受命於此表而章之所以為寵異非同時諸人所能有也宣王又可謂善賞矣而詩人述之必以此亦可謂之善詠矣凶韻不叶者四句一韻田與年叶與生民歆令叶同

天子萬年穆公受策命時報謝語也天子萬壽穆公所勒廟器上祝禱語也明明天子美之也令聞不已進之也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勸之也既勒器以祝君

又進言以勸君召公愛君之忠也或謂末四句勒銘語非也　此篇備見伐淮夷之始終然篇內敘征伐之事畧述典禮之節詳盖伐淮此舉宣王初意非專尚武穆公成功不勞餘力故旬宣之意策命之辭賚賜之典對揚之禮雍容詳雅而以召公勉王文德之説結之盖大雅詩敘中興君臣武功文事之美莫此詩為全備也然序事之法當先王命次江漢次及釐錫令乃先敘用兵功成然後從初及終而言之盖詩

人欲以策命及對揚一類順説故首見武功之盛然後再起以敘本末而終之以文德於是中興之氣象煥然矣蓋又詩之一體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

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首句虛用雙疊字以起又是一體首敘王命卿士為大將既欲其整修尤欲其敬戒敬戒用兵之要法特以是而命大將所以大戎事而重民命也

次章詔內史命司馬使之陳行列而戒師旅循淮浦而省徐土者非欲留處于彼特欲成就農事而已言雖用兵以伐夷實暫駐以省耕也盖淮夷作亂徐土廢農故首言惠言省而惟以三事為言則宣王用兵之本心可知而為將士者又豈縱兵以病農哉于大將則親命于司馬則使內史命之合乎禮矣命大將則舉其要命司馬則致其詳得其義矣觀此則宣王之敬戒可知此二章惟述宣王命將誓戒之辭詩人

首敘王命大將次及裨將下章乃述王親征敘事之法也

三章首復用雙疊字以起宣王親征之意王者之師日行三十里不疾不徐徐方已連絡騷動及震而驚之如雷霆之迅則徐方為之震驚矣不疾不徐正也震之如雷奇也

徐方震驚而猶不服則奮其武怒進其虎臣厚集其陣以出就執醜虜而還則王師勝矣奮進而不輕即

勝而不驕紀律嚴明而節制整肅信乎截然為王者之師信乎淮浦為王師之所

四章極言兵勢之盛下文尤見兵法之精以此大征徐國而正其罪所以為王者之師也前後皆敘征伐專詠師旅大篇舂容真詠歌之體也

宣王用兵威而實行王道非獨兵威故末以王道言王道甚大故徐方之來皆由天子之親征四方之既平又由徐方之來庭徐方既不回違王即振旅而歸

觀上章所詠則兵有餘力以此見宣王撫黷武之意焉傳因以為戒專謂王道愚謂王曰還歸亦寓戒意四徐方字在句上下反覆交錯故不覺重句法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説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瘵以比蟊賊罪罟靡屆靡瘳皆以瘵疾比之謂無屆止之勢亦無痊愈之期言天之不寧也久其降亂也大故人之受病也深

說赦文也二章中言蟊賊罪罟之實病有收奪說互換叶韻之法也

三章乃言蟊賊罪罟之病原言婦有哲智者覆人國婦有美色者為鴟梟婦有長舌者為厲階三者既備故亂不自天生自婦人而長舌為尤甚故多言而非

有教誨者惟婦寺為然其稱婦之辭緊者屢言而深惡之也

以長舌窮人而其心忮忒故始譖終背不自謂其無極而反自謂其非慝惟其心不以忮忒為惡故以言鞫人譖背而不已此但言婦寺蟊賊罪罟之情狀而末又專言婦者乃禍之本也

上二章言天與首章昊天相應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

三章方言王信婦寺而棄良善婦人而不蠶織夷狄之道也是必將有夷狄之禍而王不知忌婦人而與朝廷之事不祥莫大焉是必將有天譴之萌而王不知恤彼則舍而此之忌中不弔而外不類蓋婦言是用則正言不諱者必見忌於君婦人圖政則君之威儀不似人君矣

上章言王忌賢而賢亡故此蟊賊之罪罟不特及無罪而且及善人矣善人云亡最為可憂故上歸禍於

天下重憂於己申上章之語再三以警王焉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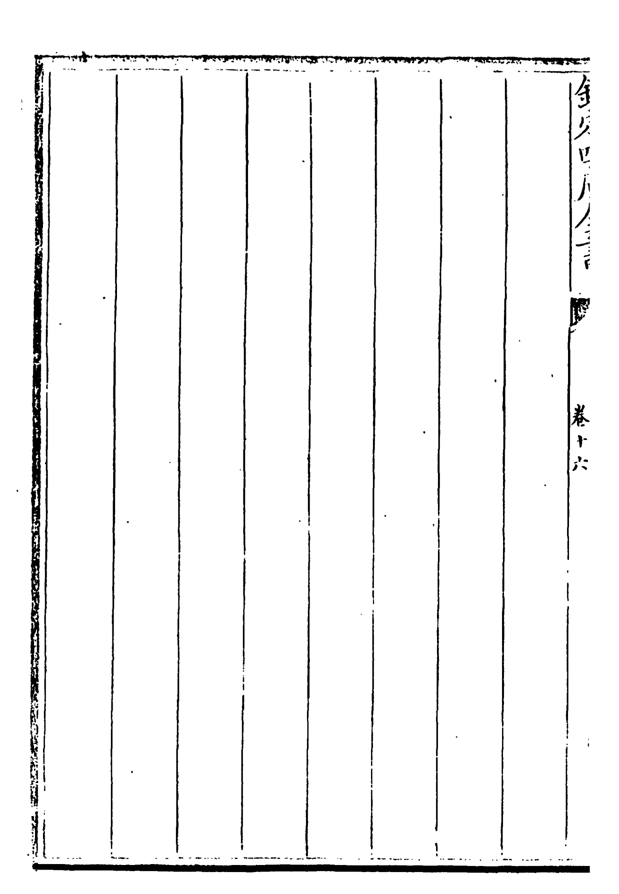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纘緒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錫玉

詩纘緒卷十七

元 劉玉汝 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頌詩多用於字以致詠歎形容不盡之意此首言於穆猶商頌首言猗與也詩形容多在一字一辭之間故語簡要而意精深周頌之體也秉文之德傳以此

文字為指文王愚謂此只多士之文德耳句法與共
武之服同蓋頌稱文王未嘗獨稱文者雖於武王亦
未嘗單以武稱之况清廟詩祀文王而單稱爲文非
所以尊之也夫人臣之文德即文王之文德矣何必
指言文王而後爲文王之德邪首歎廟次述在廟奉
祭之人此篇皆以人心詠文王之德雖廟之穆清亦
以此不顯申詠廟穆清相肅雝士秉德不承申詠對
越奔走與大雅文王篇重詠不顯不時同致詠嘆也

無斁於人斯不止在廟之人而廣及民人矣此反覆歎詠言不盡意於文王未嘗明言而自有不可名之妙非聖不能作也傳以文王之德言者釋經之辭其實通篇不言文王而皆文王之德斯字無義竊疑爲畢曲聲也音近蘇音首以於起調以人字畢曲音不叶故用斯字以致詠歎亦三人從歎之聲歟

此詩祀文王而天子視學養老則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饗諸侯亦用之盖詩有爲一事而作而用之不

一事者如天作祀太王用之祭先王先公執競祀武王用之成康思文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用之爲豳頌而蜡振鷺用之大饗而徹閔予小子四篇用之嗣王朝廟桓用之講武類禡此皆可得而考者亦有傳記可考而尚有可疑者如維清之爲文爲武思文三詩之爲三夏是也若他篇未必無他用者但經傳無文豈可强附哉登歌樂章也上歌謂堂上歌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命即天道流行付與萬物者此理無窮盡無止息

以文王與天對言見聖德與天無間也語天曰不已

語聖德惟用一純字贊美已極精至而又將言不已

先以於穆歎詠之將言純先以於乎不顯歎詠之於

是贊美形容有不盡之妙矣假以者相親而深有望

之辭其收者或得而不敢慢之辭有愛敬之心焉駿

惠責已而欲大順則無一事之不遵曾孫戒後而欲

其篤則無一時之或息有慰悦之意焉皆孝子孝孫所當盡之誠也故傳以二當字言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清緝熙皆勉力用力之辭故傳以所當二字指主祭之人而言典謂文王之典章法度祀典在其中不可專指為祀典肇禋說者謂文王始祀竊謂肇禋即生民之肇祀謂上自初封始祀而來以至于今武王成王時以用文王之典有成也后稷可言肇祀文王豈

始祀者乎清緝熙猶言儀式刑極言當遵也禎亦指

典而言於有成之下言雖既成而今之清緝熙其典

皆吉之先見而未有已也言此以深明其當遵所以

遵祖法述已責以慰神靈而勉後人也

按文王世子升歌清廟下管象注云象武王伐紂之

事疏云下管奏此象武之曲大武即象也又云詩維

清奏象舞武王作樂稱象也既謂大武即象又以維

清為象二說已自不同朱子於管象亦從鄭說以象

爲武舞故於維清見其言文王之典又無象字故謂未見舞象舞之意然序言維清舞象舞必有所傳授左傳見舞象箾者杜預謂是文王之舞象既爲文王舞則武舞自當用武詩維清自當爲文王象舞之詩矣先儒因是遂謂象有二有文王之象文舞也有武王之象武舞也象名一而實二也杜又云象箾是象文王之武蓋杜見維清奏象舞而言文王禮記下管象而舞大武故合二說音箾爲朔以爲象文王之武然文王之舞

不象文王之文而象其武乎非所以象文王之德也
左傳簡韶象簡同此簡字而一音簫一音朔豈非杜
欲合詩禮二家之說而兩從之歟今若以此爲文王
之文舞二簡字皆音簫不惟不必改字音又象舞而
非武實一大證據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頌德之詞言有光輝之文德也錫茲三句歸功之詞言錫我福而及我子孫也無封四句戒飭之詞言汝有儉德則當尊汝而念此功也繼序言繼世次序念爾功而亦及爾子孫也歸功而致戒天子待諸侯之體也無競六句勸勉之詞人謂人道解見抑詩於乎歎美之詞歎嗟以致感發欲諸侯不忘文武亦使人不忘己而用此道也

詩不叶韻句長短不齊者周頌之體其間有韻叶句

齊者與商頌相類其監二代與說者謂商質周文今以頌觀之周頌之詞視商頌爲簡質韻叶句齊者亦視商頌爲簡質是則周豈嘗過於文哉周樂之情文得其中皆於頌可見季札親聞其聲而極賛頌之美其有得於此與宗廟始祼獻次朝踐次饋獻次再獻然後諸侯行助祭之禮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太王之德莫盛於遷岐故祭太王惟以岐山言上作
字屬天下作字屬天與太王彼指岐山謂天作岐山
而太王始治之彼岐山既以天與太王而作矣至文
王又由此而康之必言文王者推文王之盛以尊太
王見太王之功至此而益大也子孫保之戒後來以
慰太王而欲其來厚也與前曾孫篤之意同時祭太
王故上本天眷下逮文王後及子孫皆爲太王言之
太王遷岐爲興王之地子孫尤所當守其後平王棄

岐而東遷周不復西豈非其驗與
序言祀文王又言祀先王先公盖此上言太王下言
文王王季固在其中故亦可用以祭王季與其用之
先公者又推太王之意而尊之與序爲此言必有所
傳授故傳不以為非而姑從之與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熈單厥心肆其靖之
推天命文武以及成王當天下已安之時不敢自安

而益致其自强不息之功蓋成王由學以成其德其用功實在於此故頌成王首以是稱之下文基命承上天命而以積德言緝熙承上二后而以廣業言既夙夜又宥密既緝熙又單厥心此即不敢康之實也宥謂用功於外寛廣以酬酢而不淺露也故曰宏深密謂用功於内静定以存養而不粗疏也故曰静密心則兼内外動静而言盡則内外交養動静兼致而無間雜遺缺也非積德無以為廣業之本非廣業無以

見積德之成故傳曰是能然皆以心爲主故特以於

而歎美之也愚嘗謂成王天資純粹學力精勤自湯

武而下爲君而能學以有成者成王一人而已其用

功成德之實備見於頌諸詩最人君守成好學者所

當取法也肆其靖之言致治之效也肆字兼二義故

也令也此合言之故曰故令蓋兼成王康王時而言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謂巡守之歲四仲月也祭告者祭神告至也其者不敢必而應以一實二允則實可信矣右謂尊爲天子序謂次代有商與下序義不同先人後神者先致

力於人而後致力於神也明昭有周與右序有周雖若相對而亦不同明昭謂光明昭顯承上言周家之氣象光輝也式法式謂典也式序謂明黜陟之典以次序在位諸侯之賢否也戢櫜偃武也求肆修文也懿德兼人己言謂修己德用德人也巡守在天下大定之後故此篇所言皆已然之事而以二允言然前明言人神皆歸固可信後則寓勸戒兼意蓋欲諸侯信己實能而專尚德也

周禮九夏之三鄭註引韋昭云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又引呂云一名繁遏樂名分合已不同又肆夏既一名樊何爲而重舉其名邪然猶只見其爲昭夏未嘗言其爲某詩也叔玉以時邁詩中有肆夏字思文詩中亦有夏字又祀后稷配天有渠大義執競雖無夏字而在二詩中間又穰簡有繁意故以三詩為肆夏繁遏渠之詩又文王大明緜既有見在詩篇則肆夏繁遏渠亦必有見在詩篇也然若以字求之則雅

有南陔思齊亦可以爲陔夏齊夏乎以義求之則尸牲出入何取乎時邁執競之義四方賓來何取乎思文之義乎以是而求何可附會哉又若以文王大明爲例則笙詩無詞何嘗不與魚麗諸詩並列邪傅以執競爲昭王以後所作則周公制作時未有執競詩安得以爲韶夏乎然則叔玉之說非朱子所取矣然猶錄於此者姑存之以見一說歟或曰九夏之樂謂之金奏蓋與笙詩言奏同禮記投壺所記爲投節周禮

九夏所記為鐘節實非有詩與又或曰九夏即二十所舞皮弁素積裼所舞之大夏夏禹之樂也九夏即九歌之節也其詩亡又或曰樂歌之大者稱為夏故季札稱秦風為夏聲以是數者而論則三詩之為三夏篇章皆未有據朱子雖存之以備一說然以愚意論之呂說削之可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來反

此於成康不稱王而止稱其謚又連稱三謚下文又言自彼似非所以尊成王康王也蓋上係武王故下連稱二謚殺所尊也自彼謂自彼時成康已極著明見其相繼致治四十餘年之久也不顯咏其德之在已者明著咏其德之著於四方者包制作之禮樂在其中故下承言鐘鼓磬筦舉大小以見全樂威儀所以行禮舉威儀以見備禮旣以樂降福又降福以禮

反覆以禮樂言雖本咏祭祀之禮樂而亦以見自彼時至今禮樂福禄之盛如此固爲成康不顯之德是亦武王無競之功也周頌無言樂與禮者此獨言之又與成王制作之意有相關者宜與商頌言祭祀禮樂者不同也醉飽謂神與尸禮曰祝侑尸曰皇尸未實也未實者未飽也楚茨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是神與尸亦有醉飽也此祭時樂不當以祭後燕時之醉飲而言之也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不知合祭乎各祭於其廟乎若祭武王則下及成康所以推尊武王言其功施後王者如此若祭成王則推武王而本之也鐘鼓而下則統言祭祀可通用也　通典以執競爲祭武王詩今謂昭王以後詩則成王祭武王非執競也頌中雖有祭武王詩然乃獻助祭者求成王正祭武王詩則無有豈有司佚其傳邪抑先儒之傳詩者失之邪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年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首不稱天止稱后稷配天之德至下方言帝命者尊
天而不敢直情徑言也極稱后稷立我極至之德貽
我徧養之功而言其爲帝之所命豈非尊后稷以尊
天歟　天以形體言故曰彼天帝以主宰言故曰命
天體徧覆故后稷徧育而無彼此之限所以體天廣
大使五常之陳皆本於此則后稷之德亦未嘗不與
天一其推尊配天之實德如此雖不明揩天之尊而

尊天之意亦已至矣明堂圜丘其祭同類故其樂章亦頗相類我將饗帝而言天思文祀天而言帝天與帝一之意又有以互明焉而或者謂傳於思文不言祀天之樂歌疑只爲郊頌耳然明堂圜丘皆爲大祭明堂有樂歌而圜丘無之可乎愚特取傳不非序郊祀之意見此篇之爲郊祀之樂歌也

序以此爲郊祀傳無説又以爲郊頌而蜡蓋移用此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對百官以戒農官言百官王既與汝以成法而猶有可效者則當來咨詢之有難依者則當來茹度之不可專也保介以下則專戒農官舉副則戒正可知言暮春之時不可違新畬之田至難治何求如何發問以警動之辭食之大者莫如麥而兆豐年之祥者亦

惟在於麥故以於皇歎美之將受於前迄用於後而以二明字言之所以見天賜之甚明而可必使之競勸也康年銍艾皆以新畬言之見新闢難治者既豐他可知矣命我衆人者官之責也既具而奄觀言收成之易而速見命衆治田之宜早而疾則即見收成矣此戒農官而先勅百官亦欲百官知農事之爲重農官知已事視百官之事爲特重亦戒農官之微意百官有成法而不可以自專農官於農事則不可少

緩不必稟命而後行暮春時至則先求新畬以治其事康年兆見則速命衆人以成其功皆以農事之重與國家所以重農之意所以深敕戒之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烈文載見諸侯助祭詩振鷺二王之後助祭詩有客

微子來朝見祖詩烈文明見助祭振鷺傳言助祭而曰來見祖廟亦助祭可知此篇雖爲二王後作然詩意在宋爲多蓋周代商宋正爲客又爵上公尊於杞杞雖亦爲賓而其序則當爲次又越一代之遠故此詩辭意兼杞而尤切於宋末段前說兼杞宋陳說於宋爲切陳爲三恪何杞得爲賓助祭亦有詩而陳不與邪今止據此詩稱二王之後則陳不得列于二客助祭之次止在諸侯助祭之中歟

按禮記大享徹以振羽注謂即振鷺則此詩又移用之爲大享之徹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彼多此少亦有先民後已先農後公田之意焉惟以黍稌言惟以宗廟言舉重也皆徧也記所謂祭必有惠惠必均境内之民無凍餒之類即福之徧也言祭而受福者由收多之故以見田祖先農方社之功而

於此報賽之也觀可將字可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樂得其官則和故詩首言之終成一代之
樂而不頌祖之德者此告樂成而已故止以樂言再
言有瞽者稱美之也言周者見其非商之舊也蓋樂
始成故言周以別於商焉庭者宗廟之庭也合乎祖

者合樂器而奏之於祖廟之庭禮記所謂大合樂者是也非合諸侯之樂器也夏簨虡殷崇牙周璧翣而垂五采羽樹之於簨角夏足鼓殷楹鼓周懸鼓而懸之於簨虡此詩舉樹羽縣鼓以見樂設之異於前代所以爲周樂也三句相連業上設字記曰賜諸侯樂則鞉將之孔氏曰鞉以導樂作馬氏曰兆奏鼓者鞉也應鞞者鞞也磬石磬愚謂業虡已見鐘磬此當爲特磬玉磬所謂玉振之者也鞉以導之磬以收之柷

以合之敔以止之而簫管在其中故言之於後鞉磬柷敔質簫管文鐘鼓大簫管小先質後文先大後小曰奏曰舉而兩言其備以見樂節之全樂既備而聲不和何以爲樂故喤喤以下言樂聲之和肅雝我客以下言其人神之和也先祖以下則言聽樂者祖聽客觀所謂神人以和也樂至此極盛而盡美矣永謂可行之久遠舉我客之永觀則當時後世之觀者可知矣成而可觀觀而可永則樂之始作也豈可以淺

易觀之哉此篇詠樂鋪敘有法而末語尤深遠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鎬京之水非一而獨言漆沮者蓋漆沮由豳岐而至豐鎬乃周家興王之地言漆沮亦不忘本之意也首以猗與歎美之則薦廟之際豈獨爲魚而興感哉潛當以潛藏之說爲長蓋鱣鮪魚大非積柴簿圍所能取月令天子親漁蓋先王饗親牲必親牽獵必親殺

穀必親射所以致其敬也故四時薦新常事也魚則
牲類也非常薦之物故漁必親往薦獨有樂所以重
之也詩言享祀非獨爲薦可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有起辭也下有所指如有瞽有客本句即見有駜次

句見此至第三句方見文法也其稱天子豈以先祖既享祭俎將徹爲徹者之言歟又豈武王始有天下故爲諸侯助祭者而言歟竊謂上言辟公則下言天子措辭當然又前段未祭以前則稱天子後段既祭乃稱孝子與又此詩先述諸侯次説天子先説助祭次言已祭然後稱頌祖德既以錫福終之而又言奉祭大抵此詩皆倒說又是一體豈以徹自下始而義亦有取於此歟此篇見爲武王祭文王者以言天子

言皇考文母也見其爲徹者以周禮論語證之而甚明矣詳詩之意所言爲助祭受釐以後事其爲徹時所歌亦可見然祭將畢矣俎將徹矣而君臣猶同其敬旣受福矣而猶有親愛不已奉承無窮之意焉當此之時安有旣濯以往不足觀之患哉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曰求厥章來朝之事也龍旂以下來朝之儀也休有烈光總上三言而形容稱美之也率見必因其來朝而率以見也振鷺之庚止有容之來見皆助祭皆有樂歌則此諸侯可知以孝以享奉祭者之心也以介而下言辟王所受之福烈文而下言諸侯助祭使我得之之福也所謂歸德之辭也福多而不純未足爲至故既綏我以多尤必復俾我以純則無雜而不已矣緝熙謂續明孝享之心也此篇與烈文同而此稱

昭考故知爲祭武王烈文在祭文王詩後疑當爲祭
文王然朱子釋大學以前王爲文武而於烈文不指
言爲何王也
按頌有祭文王之詩四皆宗廟所用也宗廟祭禮有
時祫大祫其祫也有祼獻朝踐饋獻再獻等節載之
通典皆有樂始有升歌則清廟是也終有徹則雝是
也若維天之命維清二詩其用之於何節則於經傳
未有考也助祭之詩四説具于前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白馬乘殷之舊故曰亦萋且美客之敬慎敦琢美其從者之賢美其君并及其臣敬愛之也采菽美諸侯亦然宿宿信信言客有信宿之留不及而將去也言授之縶將去而不欲其去也左右綏之已去而復還之也末二句頌美之也此篇序言來見祖廟而不言

其助祭以詩中無祭辭也然賓來祖廟無不祭而徒見之禮其祭也亦未有不從主祭而自祭祀之禮故詩雖無祭意而說是詩者何可不以祭言邪竊意此詩必祭畢而將去故獻之而歌此詩焉然其敬愛之無已如此則無惡斁之意亦藹然於其中矣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皇嘆武王武功之大一戎衣而有天下不惟當時

莫能敵從古以來莫強焉故無競雖二字而形容極至文王之德止用一文字尤極簡要文王以文德開之武王繼嗣而以武功受之此武字與允文之文字相對謂武功也首既稱武王則此只當以為武功對文德而言之不可指此武字為武王之謚字也勝殷者功也遏劉者德也定即天下大定克定厥家之定言天下治安也以勝殷之功遏劉之德致天下之定爾無競也無競維烈統言之下文即無競之實也

按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

疏云大武即象也明堂位下管象注云謂周頌武也

疏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說象不同一以象爲維清

詩一以象爲武詩又豈象一名而有文武二詩如萬

舞總文武二舞之名邪朱子于維清言詩中未見象

舞意今武詩中亦未見象舞意小序注疏要皆必有

所傳矣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前三句見除喪於乎以下見朝廟言皇考能盡孝以念皇祖已則惟當盡敬以繼祖考繼祖考必本於孝而行孝尤在於主敬主敬行孝斯能盡繼祖考之道矣觀孝敬二字即見成王資禀純粹學問勤敏年雖幼沖而學已成人雖百世之思繼其祖考者其道無以易此且其思慕嗟嘆尤可使人感發此後嗣嗣王

之朝廟者所以必用之也庭止敬止雖韻相連然庭止意屬上皇考敬止意屬下皇王詩有此體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道遠非已所能及將欲就之又不能以有合蓋欲然憮然不敢自足以期人之盡忠樂告已也況已未足以當國家之多難則當如之何亦維繼武王之治國

齊家者以保明吾之身而已蓋身者家國之本也武王身修而後家齊國治者也吾惟即其在庭在家者而紹之則庶乎身可保明而武王之休在我矣又何有國家之難哉既謙已之所未能復示已之所欲爲不惟得訪臣之道尤能知勉已之方以是而思繼其祖安有不足以致治者哉前篇庭字兼家庭朝廷言此篇庭對家言則專指朝廷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頌皆美聖人之德惟敬之一篇見王者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莫不以敬爲先令羣臣亦以進戒而成王乃能取是言而述之且詳述所以不可不敬者而歎已之未能焉又知在已之當學必取人以自輔則庶幾其能敬以明天道而保天命焉其論學也尤得日新不已之要雖前聖後聖之論學亦無以踰此非

成王天資極其粹輔導得其人進修得其正其能若是乎其後進德益高而幾於聖人周家致治不愧于二代豈非王者善學之明效大驗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愚謂此篇當云賦又比也蓋予其未堪二句爲賦荓蜂桃蟲集蓼爲比大序六義三爲經三爲緯考之頌有興體者惟振鷺有比體者惟此篇則振鷺當爲興

此篇中當有此不然頌無此興之緯其義不備矣莫無也無我使蜂者猶言無我使此惡人皆我自取其害乎所謂見不賢而不能遠也若信其小善而不知其有大惡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此為病之最大者故家既多難而身又集于辛苦之地家與身俱病何可以不懲乎極言已所當懲而謹者而有望於羣臣之助焉然成王除喪朝廟之時管蔡之變既平矣而猶不忘戒懼以此謹始雖終身誦之可也此

嗣王朝廟所以必用之也前篇欲繼文武于家庭朝廟之間次篇欲繼文武而訪之於臣敬之則欲即日用而修之于已小毖則欲因患難而謹之于心葢雖一時所作而實可爲萬世嗣王之法所以備録之歟懲前毖後者詩之意懲大謹小者命篇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

達有猒其傑猒猒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玆

首言芟柞耕耘之事繼言芟柞耕耘之人爲田之處視畛爲界濕故亦名爲隰非原隰之隰也有略其耜再起述耕耘穫積之事見百穀生成之盛多爲酒以下備言百穀之用莫重於祭宗廟次則燕賓客養耆

老大者既備則小者可知振古如兹兼匪且匪今而言傳於序謂二詩祈報之異蓋以二詩辭意相似未見孰爲祈報也今詳詩中所云皆有報意無祈意而傳又謂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則其爲報賽詩可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

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二詩所述有或詳或略之殊而大意相似考之周禮籥章蜡祭吹豳頌以息老物今二篇既見其爲報賽又前篇言胡考之寧此言婦子寧止皆有息老物之意意者終歲勤動至此而始收息故於勞之息之時而歌之歟意與周禮合又視豐年爲詳用亦應不殊然又安知報賽則歌豐年息老物則歌此二詩不殊之

中亦自有不同者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此篇頌武王之功孰頌之成王頌之也頌之而并述已繼武王之事亦所以頌武王也於武王維以時爲言者蓋聖人之取天下雖有其德而無其時不能以

成大功武王之有天下適當其時蓋時者天命人心之所寓也時未至不可先時既至不可後故時非聖人所能爲聖人惟能知而順之耳武王時晦則退自循養時熈而未純則猶晦也時既大明而後用之此即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者是也非聖人灼見天命人心之妙豈能與於此哉我龍以下成王自述已繼武王之事受者受其所已爲嗣者繼其所未畢造爲也公事也武王維順時故所爲無不成而事無不可

法令我受此武王順時之所已爲者則用此而有以嗣之亦惟以武王順時之事而信法之耳葢此篇上言時包所爲所事在其中下承上意曰造曰公亦包時在其中其意以爲武王之用武創業者前王時純熈之事也我之制禮作樂者今時純熈之事也我雖以制作爲繼述然莫非時純熈之所宜爲者故我受而嗣之者亦惟以此爲師耳一篇大意皆在時字葢成王損益大舞爲勺樂上頌武王之功而下述已事

者皆武王之事也故名樂爲勺而詩亦名爲酌皆取
酌時之義謂酌時以繼武功也序詩者不察以爲酌
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宜傅之不取也
先儒謂周公作武又作勺勺者斟酌大武之樂而參
用之豈以賚桓在其端故爲此說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綏萬邦統言之桓桓武王而下詳言之保有見積累

之業士謂熊羆之士克定能定之謂非天下大定不足以言能定前言邦此言家至是以天下為家矣為天下皇王必如商之致治歷年而後可謂之皇而後可為之代綏萬邦屢豐年從下說向上言武王得天下也天命匪解而下從上說向下言天命武王也互言而極道之謂武王除害故天屢以豐年報之然天命未猒故武王功足與周而德足代商也屢豐者武王數致其祥於一初方興之應也匪解皇間者天欲

大其業於萬世無疆之休也武王既得天矣而天命武王又必使其德足代商爲皇王非屢豐而已此所以爲匪解此所以爲頌武王之功

傳謂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今之篇次已失其舊傳從春秋傳今亦從集傳移置於賚後閔予小子前然已逸其第二第四第五凡三篇杜預以左傳所言武賚桓之次爲楚樂歌以其與詩不合故爲此說斆集傳不取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此頌文武之功而詩中不言武王葢上推文王下言我則武王固在其中矣故凡文王之所勤與我之所受所敷所求所定者莫非武王已成之功且於中言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商之舊則非武王而誰哉葢前詩明舉武王此詩暗藏武王并暗藏其封功事叉頌之一體所以知爲封功者以樂篇名而知之又此詩爲

大武之章象武王之樂觀武聽歌而頌武之意自有不言而可知者又樂之一意也敷文王之可思與諸侯之當思文王者固武王之功亦武王之心也若君臣始終皆能以文王之心爲心是亦以武王之心爲心也其頌文武用意深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時邁爲武王廵狩祭告之樂歌此雖言廵狩然不知

爲巡狩所歌乎抑述其事以頌乎未詳其所用也時
周之命與賚同
內則曰十三舞勺董子曰樂莫盛於韶勺傳謂酌即
勺則是以酌爲勺矣於賚桓則取春秋傳以爲武之
樂章惟般未有以處之則止當從元次居詩之末也

詩纘緒卷十八

元　劉玉汝　撰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

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傳謂閟宫一篇蓋僖公詩無疑則以前三詩未可必爲僖公故此僖公二字當作魯侯牧馬之盛然略舉而極盛自見於詠也舉牡則牝者未言也在坰則不在坰者未述也薄言則略言而未詳也舉所有之馬則馬有名而未數者不可勝數也而況無名而不足數者乎楚丘騋牝三千之句法本於此矣古人用馬

以駕車駕車爲馬之大用故此以駕車言能左右之曰以見馬之閑習也馬盛有力而往來不絶矣然以健爲貴不健則雖盛有力而易乏之心之所思牧馬之所本也所思雖無窮而不厭矣然以無邪爲主邪則所思皆非矣臧言德才言才而又奮起矣然以善行爲至不善行則雖有德有才不足稱也易乾爲馬坤爲牝馬乾曰天行健坤曰行地無疆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騆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歳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傳不言君臣葢謂君燕飲臣而頌禱之可謂君燕其臣而臣禱其君亦可故所乘謂托興於君臣之馬皆可夙夜勤也而又辨治美其徳也勤而後燕飲也鷺鼓美其樂舞也末乃頌禱之辭有歳而無善以及人

是富而無教也歲歲有而無賢子孫亦非有道之長

有善則得所以處有歲之道善詒子孫則得所以處

歲歲有之道矣此能感天休而又能盡人道者也以

此爲禱至矣于胥樂兮美其燕飲之樂樂而至于有

善詒後斯其爲樂大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

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懐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首章言侯將至而人皆樂從之次章言侯既至而人皆歎美之音謂聲譽歎美之聲既著而侯又能身教故人樂從而稱譽之者尤在於此蓋侯能身教斯不愧於泮宮矣三章言侯飲酒於泮政此詩所由作蓋因其飲酒而頌禱之也祝壽者多祈其老而壽令曰難老則常少而不老又永錫之以此則壽豈可量乎

順彼衆人所共由之大道以服此魯國之羣衆衆豈有不服者乎愼儀者明德之事也皆以敬爲主文武者昭假祖考於素者也昭假之際則以孝爲主能敬能孝則修身奉先之道得矣有不足爲法於民而得福於巳者乎此魯侯身教之本也允文含上在泮身教事允武含下服淮夷事四章五章言敬以明之則能明矣獻馘獻囚言將臣此克明故彼克廣德之能感人如此于征既歸而獻功言士卒七章總言將

帥士卒戎車將臣也徒御士卒也孔淑不逆固猶卒

獲雖聖人制夷服遠之道不過於此矣前以兵服此

于篇末言作泮以德服故淮夷貢琛而心服矣好音

謂德音承上明德廣德而言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

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

㚇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愚按傳云魯頌獨閟宫一詩爲僖公詩無疑今從傳說則閟宫前三詩安知非僖公以前詩乎僖公之前伯禽之後魯豈皆無賢君歟又泮水舊以爲頌僖公故與閟宫言服淮夷事皆以爲願望僖公之辭可也

今泮水既未見爲僖公詩則自伯禽以後至於僖公之前豈其淮夷始終未嘗有一日服從中國之迹乎故愚不能無疑嘗讀史記魯世家載孝公之事若有與泮水詩合者竊以爲泮水一詩魯人頌孝公之詩歟周宣王伐魯問爲魯後者樊穆仲曰懿公弟稱肅恭明神順事耆老賦政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爲魯侯是爲孝公今泮水言魯侯至泮而飲酒是養

老乞言也其能問遺訓咨故實可見昭假烈祖敬恭明神也淑問如臯陶行刑也桓桓于征賦政也獻囚獻功而在泮亦必問咨而行之矣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豈非能訓治其民者乎孝公終謚爲孝又豈非以靡有不孝之故歟又按常武宣王親征淮夷而徐方來其征徐方魯必帥師以從前乎孝公伯禽伐淮夷後乎孝公僖公從齊桓伐淮夷安有宣王親征有功而魯不與乎又況孝公賢而適當其時則伐淮夷而

淮夷服魯人以是美其君不爲過矣以此觀之泮水所言似皆是實事似未可與閟宮無其事而願之者例視也又頌禱其君之福德者雅體也竊意魯人之意其初蓋取雅中之頌體以美其君故名其詩而謂之頌非擬周頌也故其詩體非周頌視雅體亦不純蓋其意專以頌美爲主觀其首詩有頌而無禱最可信其次三詩皆頌多而禱少如泮水一詩最近雅體舊說禱頌多少以愚觀之其中禱辭惟永錫三言孔

淑四言而已前後皆頌辭也若頌不勝禱恐非魯頌之體亦豈魯人名頌之本意哉蓋頌本欲效雅惟以天子嘗賜之樂又不采其詩遂假頌之名名其詩以是尊魯而美其名然僭名之罪容得逃乎

首序作詩本意只二句下文即推本魯事至末章方與首句相應又是一體前三章純是頌辭至第三章末降福福女方爲禱辭四章五章皆前頌後禱前美其祭祀後美其軍旅與棫樸奉璋六師意同齊桓伐

楚而以美其君亦頌辭也兩章俾爾之下方爲禱辭六七二章亦前頌後禱二山魯國所有大東海邦淮夷南夷魯君所無所有爲頌所無爲禱合二章則前以泰山起辭中語相對後以莫敢二句結亦是一體首述先王次稱大祭禮樂末又效商頌蓋用成王尊魯之意而不知非所以爲尊也八章禱中有頌末乃頌修廟以終首句之意一篇始終皆頌多於禱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商人尚聲故首發歎嗟亦尚聲之意也此下即述奉祭之樂先置後奏未祭時樂也和平穆穆正祭之樂也萬舞陳庭祭畢之樂也始終爲敘樂舞尚聲之意

可知自古至末皆敘奉祭之敬商稱湯孫武丁孫子
周稱曾孫稱孝子成王稱小子商質周文也　此詩
有二意傳引記以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如此則此
詩即樂三闋所奏之詩按記言有虞氏尚氣商人尚
聲周人尚臭商人尚聲者謂於未迎牲之前以聲音
詔告於天地之閒也若於此奏此詩則詩意當是備
道其祭始中終之盛樂以達吾自古在昔之敬恭庶
幾湯知爲湯孫之將蓋先以此聲此意告神於陰陽

之間而求其降也傳又引舊說以爲祀湯之樂如此則此詩乃正祭所奏之詩詩意當以奏假思成爲重而終之以所傳之恭庶幾湯歆我湯孫之將蓋當祭時述此聲此意而欲湯之享之也二意不同而有先後則傳意必有所在然其尚聲之意則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黄耈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

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此詩首述契次湯次先后次武丁無適主故傳曰祭

祀宗廟宅殷土芒芒或曰湯以後方稱殷此句當屬
下或曰殷土追稱當屬上愚謂自契宅比至湯而地
始大屬上爲是先后或曰湯也愚謂言湯以後之先
后故曰受命不殆不殆非所以語湯也武丁孫子主
祭者自稱猶言湯孫武王靡不勝主祭者自述龍旂
大糦述助祭者邦畿四海言由内而外域于四海者
極其廣四海維河言由外而内朝于京師者極其多
景員維河言京師也諸侯來朝至景山四面之河則

達于京師矣猶禹貢言九州之貢達于河則至堯都矣葢覆說邦畿也若曰語形勢則在德不在險況邦畿千里而民止所包更大奚止形勢四海之諸侯來假則四海之人可知或曰前篇約畝受命此篇武王靡不勝而下皆若主祭者自述其功德又或曰邦畿至末再述先王之功德言國勢之大人心之一以見自昔以來殷之爲君者受命咸宜而百祿是荷也或又曰邦畿而下通今昔而言謂在昔在今國勢人心

之盛如此先王以此而受命咸宜故已以此而奉祀百禄是荷也

傳以長發言契相土湯故謂宜爲祫詩愚按玄鳥言契言宅殷土即契以後之君言湯言先后武丁則湯以後之君亦似宜爲祫詩然不可考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

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首句統説世世之君長承上發起下禹敷土方四句只見禹之時爾所謂長也有娀方將二句所謂發也桓撥謂武治也猶言勇於自治也桓撥率履猶言克已復禮也受小大國契爲司徒也海外有截疏謂相土爲王官司馬也齊謂生之時德之成皆與天命會也生有聖德而不與天命會伊尹周公孔子不有天下是也所謂湯齊下文所言即是也湯之生不遲固已應期而與天命會矣而湯聖敬日躋事天不息至

是而復其性又與天會是生之期德之盛皆與天命會夫是之謂齊此帝所以命之也受小球大球至百祿是總敷政所以發政施仁奏勇所以除殘去暴敷政有餘然後武功可進四不見湯之執中前先言四不後及敷政後先言奏勇後及四不者變其文法也駿釋爲大則音峻釋爲馬則音俊駿馬也厖雜也綴旒爲敷政而言故爲諸侯所係屬駿厖爲奏勇而言故爲諸侯所歸往言諸侯從往征伐如衆多之馬雜

色而往進也疏先言綴駿後言庬亦變文法也六章因上言奏勇乃遡言伐桀之事末章因上言伐桀有九有又遡言湯以前中衰至湯興王得相之事然此篇惟述祖德全不見祭祀等意又左右商王似非結語傳謂商頌多闕文疑義者其在此篇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

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
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
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先儒言周以農開國商以武興王觀前篇長發頌湯
信然故此頌高宗亦首以殷武言之其言撻言奮言
罙可見神速勇勁之勢未服則入其阻而致其衆既

至則定其地而安其民又見其寬仁安静之意此湯
用武取天下之道而高宗似之故曰湯孫下乃以湯
服遠之事言之次章言外夷狄之來朝三章言内諸
侯之來服四章言高宗勤身心謹刑賞以治民五章
言高宗政治整飭於内聲靈赫顯于外壽康兼備于
身以保後人末章始見廟成始祔而祭作此詩也